

Vol.2

The Lady in the Blue-Flowered Mandarin Gown

Chuan Sha 川沙◎著

蓝 花 旗 袍 下 卷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Vol.2
The Lady in the
Blue-Flowered
Mandarin Gown

下
卷

Chuan Sha 川 沙 ◎ 著

蓝
花
旗
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蓝花旗袍 (上、下卷) / 川沙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511-0348-0

I. 蓝… II. 川…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68012号

书 名: 蓝花旗袍 (上、下卷)

著 者: 川 沙

策 划: 张晨光 张采鑫

责任编辑: 李 伟 杨丽英

责任校对: 李 鸥

封面设计: 景 轩

美术编辑: 胡彤亮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6/32/24/28/29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920千字

印 张: 48.75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0348-0

定 价: 7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

我的妻子吴宏博士，一个宽厚、贤惠、善良的伴侣。

特别声明

本书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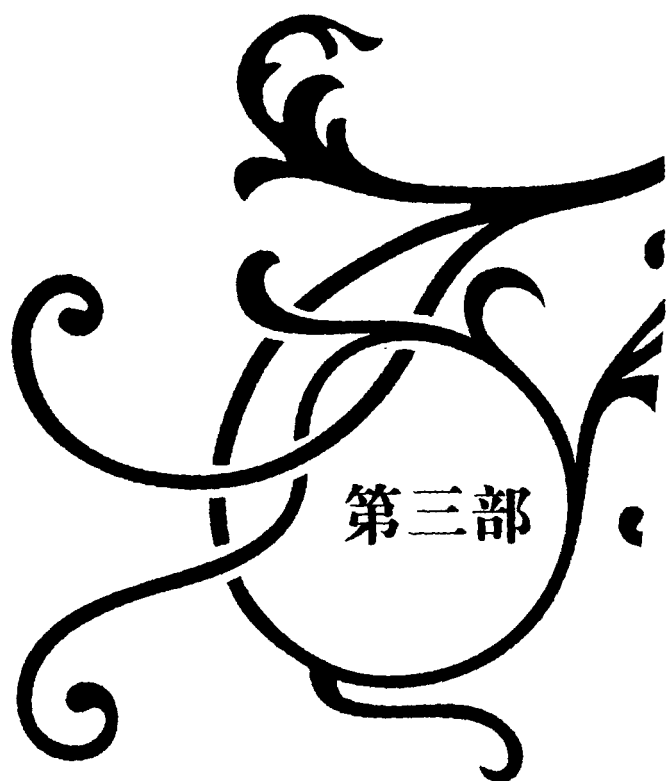
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上升。

——歌德《浮士德》

女人是社会的反讽。

——黑格尔







第十卷 伦敦和爱丁堡之间的电话

第一章 深夜电话（一）

叮……

一阵阵清脆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桌上那部黑色电话机的绿色荧光屏上，银色的时间数字在20点16分上闪烁……

坐在桌旁，正沉浸在往事回想中的金焱搁下手中捏着的钢笔，他的白皙而厚实的手掌一把抓起桌上的电话来。当他的身子坐直了去听电话时，原先由橙黄色的灯光投射在室内靠南边墙壁上他一动不动的影子就跟着升高了一个头。

“嗨——亲爱的！”听筒里响起一个女人娇滴滴的声音。

“哈——罗！笛笛，亲爱的，还没有睡吗？当……当……当……你窗外河对岸大笨钟的声音听起来多么亲切。你看，又过了一点钟了。金功的事情怎样？”金焱浑厚的声音显得亲切、关爱和不急不缓，但又有些顽皮和像大人在哄小孩。

“礼拜天下午。”

“下——午？”

“嗯。”

“还有……三……三天？”

“是呀——你怎么，怎么有些稀里糊涂的？”

“没有啊——”

“没有？那么，那么你说今天是星期几？你说——”

“哈哈……星期……四……吧——”

“哈哈！还好意思笑，又钻到书堆里去了，礼拜天，你可要记住啊！”

“是——礼拜天，但是，礼拜天怎么啦？你得说具体一点。”

“下午的火车。”

“你怎么办？”



“也跟他们一样。”

“飞机呢，为什么不乘飞机，希思罗机场飞到格拉斯哥机场，不过45分钟左右，再坐90分钟的汽车就到了，这条路线你不是每次都这样走吗？”

“金功他们怎么办？”

“怎么办？”

“是呀。”

“他们有自己的翻译和领队，他们自己长得有腿嘛！”

“话不是你这样说的嘛！人家是客人，我们在这里是主人，是不是？前几天，我才陪他们去了一趟剑桥大学，现在，我陪他们坐一程，才算是尽到地主之谊，也算是我这个未来的弟媳妇给了你哥哥一个面子，你说是不是？”

“嗯……你这个人啦，真是热心过了头！他们这些官员……这些中国官员，嗯……到哪里都是那样……”

“你哥哥啊！你没见他们那么忙吗？你又不是不知道，前几天你来，你才三天的时间陪他们，就见了你哥哥两次，是不是？第一天，接他们下飞机，然后晚上在唐人街我们请吃饭，第三天，你准备第二天离开伦敦回你的爱丁堡，下午5点到我那边坐了不到一个小时，然后晚上出去吃西餐，再然后，我们开车送他们回旅馆，金功连和我们去逛逛伦敦城的时间都没有。哎呀……你们两兄弟有一点很像，都是工作狂，嗯……我看……”

“行——啦！反正，反正你有的是热情和精力！”

“还有好奇！也还有通过你哥哥和他的同事对你以往生活的间接了解！更还有礼貌和主人对客人的关心——你知道吗？嗯……我看了列车时刻表，和他们的翻译朱玲小姐商量后，买了礼拜天下午1点30分的票，几乎是半个小时发一趟车，都是慢车，相对来说，这趟车还算是最快，因为中途有7个站不停车，像什么Grantham、Newark Northgate、Retford，还有什么Middlesbrough、Durham什么的小站，这趟车都不停。从起点站的London Kings Cross Train Station 到Edinburgh Waverley Train Station共19个站，几乎是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停一个站。下午1点30分上车，到金功他们去的Leeds是4点05分，到Edinburgh 是7点03分。你礼拜天下午晚点可以先在王子大道那家咖啡店，就是我们去过的那家等我。”

“哪一家？”

“就是Princes Street and Hanover Street拐角处的那一家，咖啡店里靠近南面的窗户，可以看见军堡山的炮台，还可以看见王子大道(Princes Street)街中心的司格特纪念塔(Scott Monument)的那家。你不是说，那家店里，不掺奶和糖的绿茶很好喝吗？”

“哦……”

“你下午5点多就可以到那里去看书，少吃点咖啡店里的东西，拿一大杯

绿茶慢慢喝，那家Star Bucks的咖啡和茶都不错，美国人的咖啡店，比起英国的Costa，一点儿也不差劲。”

“其实，Costa也不是什么英国人开的，准确说，是意大利人开的，而且，也不是什么老店，历史也才不过二十多年。Druckers才是地道英国人开的。”

“咦……你还这么清楚？我就简直不敢说话了，说个什么都要被你纠正一番……”

“开玩笑，谁叫我念博士呢？只要你不说我是个书呆子就好了！在这爱丁堡待的时间虽然才不过四五年，但是，这主要的几家咖啡店、酒店、饭馆、舞厅和夜总会还是搞得清楚的吧！说实在话，我还是喜欢蜀京市的那些茶馆，家乡的那些茶是英国这什么咖啡红茶没有办法比的……茶里面放牛奶、放糖，这叫什么喝茶？英国人哪里懂得中国的茶？什么杭州的龙井、云南的普洱、广东的铁观音？品茗，他们懂得什么叫品茗吗？”

“哎呀——又来了，又要说你的什么杜甫草堂武侯祠竹林里的茶铺子，什么盖碗茶，我看见那叫人带来的那几个盖碗茶杯，样子倒是很有意思，但是，总让我想起印度的那些铜啊银的器皿，还有非洲人的面具，土得可以，还有你喝茶的那个样子，你说叫做什么？”

“品茗。”

“不是，就是说，你说Drink没有办法表达，就是说，英语里面没有对应词的那个中文词叫什么来着？”

“啜。”

“对了，就是这个词，但是，先生，亲爱的！我看见你‘啜’的时候的样子，就是你‘啜’上一口就半闭了眼睛，仰头向天享受的样子，哈哈……就是你说的，不是像英国人大口喝牛奶那个样子，而是半闭着眼睛，半闭着嘴巴，紧抿着嘴唇，哈哈……哈哈……用你的拇指和食指捏起那个青花瓷茶盖，再得意地用那瓷茶盖当匙子把碗里浮起的茶叶在茶水里拨来拨去，又用它在茶碗碗口上刮碰得叮当作响，时不时发出咔咔咔刺耳的声音，你的嘴巴也得意地‘啜’得咝咝咝发响……那样子让我想起印度人用手在碟子里抓饭菜的动作……哈哈……哈哈……哈哈……”

“去你的——”

“哈哈……有些时候，你就像个古董一样！哈哈……算了，我们还是说正事吧。你礼拜天下午5点多就可以到那里去看书，还是那家Star Bucks，等我到了之后，我们再一块儿找家餐馆好好吃一餐，五个半小时的火车，虽然不太长，火车上也没什么吃的东西，但是，下了火车后，我还是要和你好好吃点什么。爱丁堡没有什么中餐，但是，西餐还是有些名堂的。”

“好的，我礼拜天下午先到那里去看书，反正那里很近，过马路5分钟就到



火车站。”

“金功他们到Leeds待几天？”

“三天，说是去参观一家工厂，好像还要签定一个什么合作协议，昨天我给他们住的旅店去电话时，金功告诉我的，三天后，他们就回到伦敦，然后回中国。我这两天在伦敦带他们去参观了几个景点，那个翻译小姐朱玲以前来过一次这里，但是，还是不很熟悉。说实在的，很多事情她都有些稀里糊涂的……哎……你还是早点睡吧，不要搞得太累。又是写作，又是论文，我怕你老是不停地写、写、写。哎……但是，听见你的声音，我就会想起来你在我的身边搂着我，哎……前天，前天上午真不该放你走啊！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全身都焦躁起来，你现在待在你那个老石头房子里，我现在好像都能够听见你窗外海边吹到你房间里的风声，噫……怎么？怎么你那边好像还有谁在拉手风琴，我怎么好像听见还有手风琴的声音？哎……我现在真的好想你，亲爱的，真的。”

“我现在也真的好想，笛笛，好……”

“好想我吗？”

“嗯……”

“嗯，我现在就抱着你睡的枕头，上面还有你头发、你皮肤、你衣领上的那股味道儿，就好像……嗯……”

“嗯……我也是，笛笛，我现在就像在搂着你，搂着你……”

金焱那样说的时候，脑子里就开始想她丰腴的、紧梆梆的、颤颤的肉身。他想，现在，她多半是坐在沙发上，从抬起的大腿上脱丝袜，闪光的黑丝袜。她从丰满的大腿根向下退去，肉柱子般白皙的大腿、膝盖、胀鼓鼓的小腿肚、有些尖角的踝骨、脚掌（在灯光下很柔和的巧克力色的脚背，粉色的脚后跟和脚心）、圆鼓鼓的一个个脚指头，脚指头上面那些时常变换着涂抹的紫堇色、粉红色、金色、银色等等叫不出颜色指甲油的脚指甲……

不知怎么地，他感觉人就像在她的那间客厅里。他知道，晚上，她常常躺在客厅的一张可以像船那样摇摆的黑色牛皮沙发上看电视，用手提电话和人谈话，一只手握举着贴在腮边的黑色无绳电话，随着讲话时嘴巴的翕动，右嘴角平行一指宽距离，再向下一公分一颗绿豆般大小黑色的美人痣，就和无绳电话上端那截天线一起随着颤动……

金焱觉得自己又像第一次到她的那栋叫做“绿屋”的别墅去的时候，在客厅里看到墙壁上那幅超巨大的云白色浮雕时吃惊的感觉，这不是，现在他的眼前又出现了那幅巨大的东西：

波浪滔天的大海上，十来个真人一模一样大小的裸体女郎在海水里嬉戏打闹，海浪非常夸张，像大片白玉兰花般地高高地腾起，海浪上翻腾的女裸长长飘散的头发不是向下，而是斜斜地像是朝前、朝后、朝斜上方，或者干脆倒立着向



上飞起，她们个个都香脂丰腴隆乳丰臀美人鱼似的夺人眼目，她们都呈飞动式的形态游弋在巨大的壁雕上面……

他想起“绿屋”外面那些街道……伦敦城更多的灰扑扑的老旧街道……

他的思路连接到了更久远的，像是棕褐色、晦暗无光的、黑白电影片年代的地方……

整个英国，整个英国的几乎所有的城市（也包括除了近几年建了许多现代建筑样式的摩天大楼的新凯旋门一带的巴黎和大部分法国城市）的那些老旧的石头建筑，那些受到法律保护的1900年以前的维多利亚时代甚至更早年代的百年老石头房子建筑群……那些古典样式的建筑……他感觉时光在倒流……

在那些老石头房子面前，他很容易地感觉到狄更斯小说里的街景，特别是像黑白电影《大卫·科波菲尔》里的那些景物……

或者，让他想起20世纪80年代前，巴京城下半城的道门口至储奇门一带，或是嘉陵江以北的老江北城、长江以南的南岸区的弹子石一带的老街上，那些随处可见的灰扑扑的老旧木板房，那些倚山而立的“吊脚楼”和“捆绑房”，它们一座座歪歪扭扭地立在狭窄的街道两旁。房子一排排朝一个方向倾斜，门窗都歪扭地相互拉扯着，像一排将要倒下又倒不下去的多米诺骨牌，好像你从中间抽掉一块，就会在一瞬间倒塌一长排。那些清末民初时期原封不动保留下来的老房子经过烟熏火燎风霜雨雪公路上的灰尘春夏秋冬的沧桑，房子里的木板墙、房檐及窗棂上雕刻的表现着中国文化的龙凤呈祥、关公、灶神、张牙舞爪的门神之类的图案……

蜀京城的“捆绑房”虽然不是倚山而立，但是却在蜀京城的平坝子上一样地一座座歪歪扭扭地立在狭窄的街道两旁。特别是九眼桥靠近巴蜀大学后校门培根路一带的几条小街上，记忆中，当夜晚走在那种街上，常看到那些黑洞洞的门窗里，人们为了节约而点着的油灯的忽闪忽闪的鬼火似的黄光，光影里人们晃来晃去的脸，街上一些缠了脚的老婆婆，房门背后一些靠墙立着的黑乎乎的家什甚至包括一具具的棺木。昏黄的路灯下，街上一些小孩还在滚铁环、踢鸡毛毽、跳绳、抽陀螺……记忆里总是清晨和黄昏时天灰蒙蒙的街景，模糊的面目不清的儿童和提着尿罐步履蹒跚的老婆婆……记忆总让你犹如置身于好几百年前的明清章回和志怪小说里描写的时代。像明万历年间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传》，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清代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或是蒲松龄的拟魏晋传奇小说《聊斋志异》中那些古老的市景……他想起家里书架上那几个笔记本，上面那些在课堂上听课时做的笔记……钢笔画的插图……

想着那些那些老旧的“捆绑房”的木板的墙壁和门窗，金焱就想起他的移居法国的朋友，画家汪以石笔下的《金瓶梅》书中的西门庆正在和倚窗卖俏的潘金莲调情的古代房屋……



他想起有一次拿着大学时读《金瓶梅》写的笔记本去见刚从法国回来的画家汪以石，和他研究和讨教《金瓶梅》女人的穿着打扮的描写，他记得，他们两人探讨的是关于潘金莲和孟玉楼的服饰。

他的思路又回到九眼桥靠近巴蜀大学后校门培根路一带的几条小街上。

昏黄的路灯下，街上出现了一个滚铁环的小孩，晃晃悠悠的铁环越来越大，铁环就顺着培根路滚进了大学的后校门……

巴蜀大学的校园里，校医室前面的小路上，两排遮天蔽日的法国梧桐树下的路中间是一双小孩子穿着白色塑料凉鞋的跑动着的双脚，前面是小孩手里的铁钩驾驭着的滚动着的铁环，铁钩钩着铁环滚动时哧哧的金属摩擦声，铁环在凹凸不平的石板路上嘣嘣蹦跳的声音……操场旁的小路……礼堂旁的小路……排球场中间的小路……穿白色短裤的小男孩光裸的双脚，他的穿着黑色的塑料凉鞋的啪嗒啪嗒地跑动着的双脚、滚动着的铁环一直在朝前……

晃晃悠悠的越来越大的闪着铁光的硕大的铁环后来竟从小孩的手里自己滚了出去，把小孩远远地甩到不知哪里去了。铁环独自个儿地在校园里排球场的东北面几栋老旧的男生宿舍一带的花园小径滚来滚去，又在男生宿舍之间的小路上来回回地滚了好几圈……

最后，铁环滚进了一栋靠学校西北角离游泳池最近的五层楼的宿舍，铁环竟朝楼上滚去，它滚进二楼还是西北角的倒数第二间宿舍里，又蹦跳着爬上了依然是西北角靠窗户的上下铺的挂着一顶蚊帐的上铺……

铁环和小孩出现在他的笔记本里的一幅铅笔素描画上……他的捏着铅笔的手正在完成那幅素描画……从窗外射进来的一束阳光里，他看见一些飘浮在空气里的灰尘正在翻转升腾，有些大点的颗粒还时不时地闪射着一些蜚眼的亮晶晶的光刺……

晚自习后的喧闹、睡前的打闹、熄灯的钟声（大学保持着古老的习惯，起床和熄灯都敲古老的声音洪亮而又悠长的铜钟）、寝室里同学们的鼾声……

被窝里电筒光照着的眼前的画板上，一只手捏住铅笔在女裸的大腿上勾画着，又不时地用橡皮去擦，擦了又重新画……直到画板上的女裸身体上的每一条曲线都达到自己满意的想象为止……特别是画板上女裸身体上的胳膊、乳房、腰和腰连接处的髋部的几道丰满的曲线，向后向下膨胀绷紧的曲线。半球状的臀部，一个考大学的时候立体几何里的四排^①阿尔珐^②立体角的球体，就像中学时上地理课时，老师摆在讲台上的地球仪，从赤道线一分为二的两个半球，就是两个超过180度立体角的半球，中间的连线，连线向下的那边！

回过头来：圆润的肩臂、肌肉丰富的前臂、手掌、指头……小腿肚……踝骨

① 排，即拉丁文，表示几何里的180度，1排等于180度。

② 阿尔珐，即拉丁文，表示几何里的角度。



凸起的地方……脚掌、三寸金莲……趾骨、脚指头……

好！再回过头来，仔细地画画美人儿的脸部：额头、额部下部的眉毛、眉毛以下的上眼皮、双颊的上部、双颊、鼻梁、下唇，然后是阴影部分的下巴……

眼前又出现“绿屋”墙上的巨大的云白色浮雕：波浪滔天的大海……其中有一个女裸从海水中跃起来有些仰面朝天的样子，他的眼光从她的脖子往下滑，在丰满的乳房上迅速地回旋几下之后拉向她的腹部，然后在一对张开的圆柱般的大腿上迷茫和热烈起来……

第二章 “绿 屋”

蔡芦笛住在伦敦泰晤士河东南岸Archbishop公园西面Lambeth Place大道临泰晤士河的一栋豪华的百年老石头别墅里。蔡芦笛的丈夫史密斯·戴德先生原是伦敦一家叫伯明翰皇家银行的百年老银行里的副总裁，婚后不久，他在一次去南非开会的行程中不幸在飞机失事中丧生。

早夭的史密斯·戴德给蔡芦笛除了留下一个具有一半纯正的英格兰血统的一岁零八个月的女孩和这栋位于伦敦城可以每天听到大笨钟的声音的黄金地皮上的房产外，还给她留下了一大帮在伦敦城里土生土长出来的人际关系，因为，史密斯·戴德祖上三代都出生在伦敦城，他本人兄弟姊妹七人也都出生在伦敦城。

史密斯·戴德当年之所以迷恋上蔡芦笛这个日本女孩，是因为他在认识蔡芦笛之前，曾经和一家在伦敦的日本银行的女职员有过一段婚姻关系，后来，那个日本女职员也是在飞往南非去开会的途中因为飞机失事而丧生。那件事大概是刺激了他对于日本女孩的恋情吧，因此，才有了后来他和蔡芦笛的婚事。

在二楼一间书房里，靠近泰晤士河畔的窗户边有一个庄重的带玻璃门的红木书橱，书橱里最高的一层隔板上，是几个书本大小精致的相框。相框中间，有两个牙膏大小的漂亮的玻璃瓶子，玻璃瓶子里面装满了清水，在清水的底部，还可以看见一些白色、灰色、赭色的石灰岩样的矿物质碎屑，将瓶子倒立，还可以听见那些碎屑相互碰撞时发出的嗞嗞尖锐脆硬的锐响声。瓶子上是精细漂亮的花环状海蓝色的饰带，瓶子上的商标均为古典图案的海蓝色花饰，商标上的字样为：

Cape Point

Two Oceans(Sea Water)

Two Oceans Sea Water from The Fairest Cape in All The World

(中文译文：角点，两洋海水，世界上最美丽海角的两洋的海水。)

那是史密斯·戴德从南非的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带回来的大西洋和



印度洋两洋交汇处的海水。

两瓶好望角的海水旁边的几个精致的相框里，分别是史密斯·戴德和他的前妻山本小叶的遗像。不用说，照片上面西服革履的史密斯·戴德还是长得非常的英俊潇洒甚至壮实，从他的前额流泻下来的一缕卷发半遮的眼镜片里，可以看见他的略带些书卷气的目光里，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他的英年早逝），金焱总感觉到他的目光里带着很深的忧郁和冥想。

从蔡芦笛递给金焱的山本小叶的照片看，金焱觉得，她并没有蔡芦笛长得好看，只是要秀气一些，但是不漂亮，更谈不上性感。在金焱的眼里，蔡芦笛是长得相当漂亮和性感的。

从蔡芦笛后来给金焱谈到的，她的丈夫史密斯·戴德和山本小叶的死亡的事情，不禁让无神论的金焱也开始有些相信蔡芦笛的许多的所谓迷信的说法了。

芦笛告诉他说，史密斯·戴德的死亡和山本小叶的死亡，两次飞机失事的地点都在南大西洋的安哥拉海域上空。而且，更为凑巧的是，两次出事的时间都是在9月。而且，两个人都是死不见尸！就是说，在报纸上公布时，只能叫做“失踪”！所以，蔡芦笛总是说，她的丈夫史密斯·戴德和山本小叶是前世有缘的。她还说，前年9月去南非开会，本来应该是一个国际项目部的经理戴卫·哈里斯去的，结果戴卫·哈里斯在去开会的前三天在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送到医院去抢救了。史密斯·戴德又刚好是负责国际业务的分管副总裁，所以只有他去南非开会。临行前，他就好像有什么预感，嘴里老是念叨着山本小叶的名字，甚至晚上梦里也喊出来山本小叶的名字。当然，也许史密斯·戴德知道此行就是去南非，而飞南非就是五年前山本小叶的死亡之路，所以，会勾起他的不良的回忆。然而，事实毕竟是印证了预感啊！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出事的飞机上面无一生还，全部葬身大海，所以，在出事后一个月，史密斯·戴德的家人便给他举行了一个象征性的葬礼。

英国人办丧事还是较为正式和隆重的。

两周前，史密斯·戴德的家人便在报纸上登了启事，说明葬礼仪式两周后在泰晤士河东岸帝国战争博物馆西面临Knnington路和Lambeth路交叉口西南角的圣路易斯教堂举行。举行葬礼那天，先是在教堂内按照基督教的正规程式举行。不外乎就是由牧师主持追思礼拜的那一套。在教堂里参加葬礼仪式的人按照事先安排的节目唱圣诗、赞诗、奏哀乐、祷告。出殡时，来了几匹高头大马拉着象征性的灵车，沿着泰晤士河东岸的兰贝斯河滨大道走过大街闹市。马身上披着黑丝绒外套，车子及马身上还插着黑色的鸵鸟羽毛。灵车后面是一长列送殡的人。来参加葬礼的亲朋好友都带来了鲜花和花圈。他们无论男女都穿着黑色或其他颜色暗淡的服装，男子都系无花的黑色领带。整个送殡的队伍都始终保持着肃穆庄严。

史密斯·戴德的葬礼举行后，按照英国的传统，新寡的蔡芦笛在两三周内



除了最亲近的亲友外，没有接见外人，六个月内没有外出拜访，一年之内除音乐会、剧院以及挚友的小型宴会之外，没有参加任何舞会、大宴会或场面热闹的大型应酬。

史密斯·戴德留给蔡芦笛的百年老石头别墅名叫Greenhouse，译为中文就叫做“绿屋”。“绿屋”有三层，在任何一层靠泰晤士河那边，只要你一推开窗户，你就可以看见泰晤士河面缓缓流动的石青色的河水。抬头向河对面的西方望去，就是赫然屹立在对岸的那个举世闻名的大笨钟楼（Houses of Parliament & Big Ben）上的那个大笨钟（Big Ben）。金焱还没有到英国时就从资料上知道，1859年建成的大笨钟是英国最大的钟，但是，真的到了伦敦见到那个大钟的时候，觉得它也不过如此而已，就像在中国第一次到天安门一样，也是这样的感觉，因为，在电视上、在画报和一些宣传资料上，已经看过很多遍了。只是大笨钟每隔一小时报时一次的钟声，倒还让自己感觉到新鲜和奇异。因为，那是自己在事前没有听过的声音。还有就是对面的位于伦敦议会广场西南侧英国著名教堂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在“绿屋”也可以看见教堂的尖顶，金焱知道，教堂的正式名称为“圣彼得联合教堂”，是一座英国基督教新教的教堂，英国的华人喜欢把它称其为西敏寺。比起意大利和法国的教堂，金焱知道，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也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巍峨壮丽的教堂之一。

金焱和芦笛喜欢到泰特美术馆去参观。白色优雅新巴洛克建筑的泰特美术馆（Tate Gallery）最著名的收藏，包括16世纪迄今的英国绘画；印象派开始到20世纪的作品，如莫内、雷诺瓦；当代重要画家的作品，如野兽派的马蒂斯、立体派的毕加索。

他们也喜欢到那些传统英式酒吧去喝啤酒。在温暖昏暗的酒吧里，手持冒着泡沫的黑啤酒喝上一气。英国酒吧的啤酒美味极了，种类又多，什么淡啤酒Lager、苦啤酒Bitter、黑啤酒Guinness，淡啤酒有点甜甜的汽水味，苦啤酒喝下去后，舌根有点苦味；黑啤酒是爱尔兰名产。芦笛说，爱尔兰的小孩子胃口不好时，爸妈就会给他们喝一点黑啤酒开胃。至于配酒的小菜，传统食物有炭烤鲑鱼、薯条、小麦粥。多数的酒吧从早上开始营业到深夜，提供午餐及晚餐。有些时候，芦笛会带着金焱到伦敦最流行的“运动酒吧”去喝啤酒，在那，可以边喝啤酒边看大屏幕的电视，芦笛告诉金焱，在“运动酒吧”里喝啤酒，主要是可以感受一下英国人疯狂热情的一面，特别是在观看足球赛的时候。芦笛简直就是个美食家，她可以告诉金焱伦敦的很多异国情调美食的做法。例如一种叫做哈奇（Haggis）的印度美食：她告诉金焱，那种食品是印度人把羊或小牛内脏加上洋葱麦片和牛油混合切碎，先装入羊的胃囊，然后放入高汤去烹煮，吃的时候切开胃囊，取出填充物混以芋泥及碎白萝卜，再淋上一些威士忌就完成了。这些事情常常让金焱听得目瞪口呆，而对于芦笛来说，那又好像是太简单不过的事情了。

在“绿屋”里打开窗户朝右朝北，可以一眼看见西敏寺桥(Westminster Bridge)，而朝左朝南则可以看见兰贝斯桥(Lambeth Bridge)。面对窗外的泰晤士河，听着那哗哗的流水声，鼻子里闻着顺河床飘浮上来的水腥味，看着河边那些情调不同的各式建筑，金焱感觉新鲜、奇异又安泰祥和，但是，内心里，却川流着一股漂泊异乡的伤感忧郁情绪，他知道，绵延300多公里的泰晤士河(Thames River)上有很多座形状各异的桥梁，眼前奔流不息的河水是从上游的牛津、雷丁下来的，河水穿过伦敦城，将向东流去注入北海汇入大西洋。比较起自己家乡的嘉陵江和长江，这泰晤士河的气势，无论是宽度、深度、奔流的速度，它只能算是个人工驯化了的小溪流而已。拿巴京城和伦敦比较，都是雾都，都有城有水，但是，巴京城有很多大山，伦敦城却没有，这就显得缺乏一种立体感。当然，就城市绿化保护，特别是号称伦敦城三大肺脏Hyde公园、Green公园和St James公园以及Regent公园，还有标志着城市文化雕塑、博物馆、电影院、剧院、大学、研究机构等，标志着金融资本的银行、证券交易所等等，伦敦城这个资本主义首都的宏大规模，就远不是自己家乡巴京城能够比拟的了。当然，这些再好，跟自己又有什么相关呢？相反的情况却是，这异国他乡越是繁花似锦，金焱内心的陌生、忧郁和天涯沦落的感觉就更深……

第三章 深夜电话(二)

桌上那部黑色电话机的绿色荧光屏上，银色的时间数字在20点20分上闪烁……

“嘻嘻嘻……噫——你那边真的好像有人在拉手风琴？”

“哎——笛笛，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想我？想我的身体？想我的……”

“哎——我一听见你那边大笨钟的声音，我就会想起蜀京，想起锦江河边，想起九眼桥，想起我念书的那个巴蜀大学，想起我在那个大学念书时的往事。”

“哎——真坏！你真坏！你想我是假的！你——”

“哎——笛笛，亲爱的，我怎么会骗你呢？傻瓜！想你和爱你不等于我不会思乡啊？”

“嗯，那倒是，巴蜀大学也有大笨钟吗？”

“是啊！暮鼓晨钟嘛，那里虽然没有暮鼓，但是，笛笛，我念书的时候，却是每天早晚都要敲钟的，那个钟声就跟泰晤士河边那个大笨钟的声音一样，也是那种大木棒撞在笨重的铜钟上面的声音，当——当——当——地震荡着在空中要回响好半天，这边苏格兰一些教堂也是那样敲钟，巴黎圣母院里也是。”

“那钟声里不会让你想起什么女人吧？例如，大学里面的女朋友？你那么俊

